

中华名著

迟双明 主编

資治通鑑

卷二



A1002114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·史·

于是，袁军惊恐，全面崩溃。袁绍与袁谭等戴着头巾，骑着快马，率领八百名骑兵渡过黄河而逃。曹军追趕不及，但缴获了袁绍的全部辎重、图书和珍宝。袁军残部投降，全部被曹操活埋掉，先后杀死的有七万余人。

沮授来不及跟上袁绍渡河逃走，被曹军俘虏，于是他大喊：“我不是投降，只是被擒！”曹操和他是老相识，亲自来迎接他，对他说：“咱们处在不同的地区，一直被隔开不能相见，想不到今天你会被我捉住。”沮授说：“袁绍失策，自取失败。我的才智和能力全都无法施展，应当被擒。”曹操说：“袁绍缺乏头脑，不能采用你的计策。如今，天下战乱未定，我要与你一同创立功业。”沮授说：“我叔父与弟弟的性命都控制在袁绍手中。如果蒙您看重，就请快些杀我，这才是我的福气。”曹操叹息说：“我如果早就得到你，天下大事都不值得担忧了。”于是，赦免沮授，并给予他优厚待遇。不久，沮授策划逃回袁绍军中，曹操这才将他杀死。

曹操收缴袁绍的往来书信，得到许都官员及自己军中将领写给袁绍的信，他将这些信全部烧掉，说：“当袁绍强盛之时，连我都不能自保，何况众人呢！”

冀州属下的郡县多投降曹操。袁绍逃到黎阳的黄河北岸，进入部将蒋义渠营中，握着他的手说：“我把脑袋托付给你了。”蒋义渠把大帐让给袁绍，让他在内发号施令，袁军残部知道袁绍还在，又逐渐聚集起来。

有人对田丰说：“您一定会受到重用。”田丰说：“袁绍外貌宽厚而内心猜忌，不能明白我的一片忠心，而我屡次因直言相劝而触怒了他，如果他因胜利而高兴，或许能赦免我；现在因战败而愤恨，妒心将要发作，我不指望能活下去。”袁军将士都捶胸痛哭，说：“假如田丰在这里，一定不至于失败。”袁绍对逢纪说：“留在冀州的众人，听到我军失败，都会挂念我；只有田丰以前曾经劝阻我出兵，与众不同，我也感到心中有愧。”逢纪说：“田丰听说将军失利，拍手大笑，庆幸他的预言实现了。”袁绍便对僚属说：“我没有用田丰的计策，果然被他取笑。”就下令把田丰处死。起初，曹操听说田丰没有随军出征，高兴地说：“袁绍必败无疑。”到袁绍大败逃跑时，曹操又说：“假如袁绍采用田丰的计策，胜败还难以预料。”

审配的两个儿子被曹军俘虏。袁绍部将孟岱对袁绍说：“审配官居高位，

·史·

专权独断，家族人丁旺盛，兵马十分精锐，而且他两个儿子都在曹操手中，一定会心生背叛之意。”郭图、辛评也以为如此。袁绍就委任孟岱为监军，代替审配镇守邺城。护军逢纪一向与审配不和睦，袁绍去征询逢纪的意见，逢纪说：“审配天性刚直，经常仰慕古人的气节，一定不会因为儿两个儿子在敌人手中而作出不义的事来。希望您不要怀疑。”袁绍说：“你不恨他吗？”逢纪说：“以前我与他的争执是私人小事，如今我所说的是国家大事。”袁绍说：“好！”便没有罢免审配的职务。自此以后，审配与逢纪的关系日益亲近。冀州属下一些背叛袁绍的城邑，袁绍又逐渐收复平定。

袁绍为人宽厚文雅，有气度，喜怒不形于色，但性格刚愎自用，难于采纳别人的正确意见，所以最终失败。

曹操想让张紘辅佐孙权，劝导孙权归附朝廷，于是，上表推荐张紘担任会稽郡东部都尉。张紘来到吴郡，孙权的母亲吴夫人认为孙权年纪尚轻，委托张紘与张昭共同辅佐孙权。张紘一心辅政，尽心尽力，吴夫人向扬武校尉、会稽人董袭说：“江东能保得住吗？”董袭说：“江东地形险要，易守难攻。孙策将军的恩德留在民间，孙权将军继承基业，大小官员都拥护他。张昭主持大局，我们这些武将作为爪牙，这正是地利人和之时，万无一失，您不必担忧。”孙权派遣张紘到会稽郡上任，有人认为张紘本是朝廷任命的官员，疑心他的志向不仅在此，但孙权并不因此而介意。

鲁肃将要返回北方故乡，周瑜劝他留下，并向孙权推荐说：“鲁肃才干出众，应当委以重任，还要多延聘一些像他这样的人才，以成就大业。”孙权立即接见鲁肃，与他交谈，大为赏识。等到宾客都告辞后，单独留下鲁肃，把坐榻合在一处，相对饮酒。孙权说：“如今汉王室垂危，我想建立齐桓公、晋文公那样的功业，你有什么办法帮助我？”鲁肃说：“从前，汉高祖刘邦打算尊奉义帝，但并未如愿，是因为项羽从中阻碍。如今的曹操，正象当年的项羽，将军有什么办法去效仿齐桓公、晋文公呢？我私下推测，汉朝王室已不能复兴，曹操也不能一下子就被消灭掉。为将军打算，只有保守江东，以观察天下大局的变化。如果能乘曹操在北方用兵，无暇南顾之机，消东，就能建立帝王之业。”孙权说：“灭黄祖，进讨刘表，把长江流域全部控制，这就能建立帝王之业。”孙权说：“如今我尽力经营一方，只是希望辅佐汉王室罢了，你所说的这些我还没有

·史·

想到。”张昭诽谤鲁肃年轻、粗疏，孙权却更加重视鲁肃，赏赐给他财物，使鲁肃的豪富同鲁家当年一样。

孙权检查属下的低级将领，将部下兵力较少而能力又差的加以合并。别部司马、汝南人吕蒙，部下军容整齐，训练有素，孙权大为夸奖，为他增兵，并加以宠任。

张鲁认为刘璋懦弱无能，不再服从刘璋的命令，袭击别部司马张修，杀死张修而吞并了他的队伍。刘璋大怒，杀死张鲁的母亲和弟弟，于是张鲁占据汉中地区，与刘璋为敌。刘璋派中郎将庞羲进攻张鲁，未能取胜。刘璋委任庞羲为巴郡太守，驻守阆中，抵抗张鲁。庞羲未请示刘璋，就召集汉昌的竇人为兵，有人向刘璋诬告庞羲图谋不轨，刘璋起疑。赵韪屡次劝告刘璋，刘璋不加理睬，赵韪也怀恨在心。

当初，南阳及三辅地区的百姓因避难而流亡到益州的有数万家，刘璋的父亲刘焉把他们都收编为部队，称为东州兵。刘璋性格宽厚而仁慈，没有威信，东州兵欺压侵掠益州原有的居民，刘璋不能禁止。赵韪一向深得民心，便利用益州百姓对刘璋的怨恨，起兵反抗，率军数万人进攻刘璋。赵韪还给荆州牧刘表送去厚礼，与他联盟。蜀郡、广汉郡、犍为郡都起来响应赵韪。

汉献帝建安十四年（己丑，公元209年）

周瑜攻曹仁岁余，所杀伤甚众，仁委城走。权以瑜领南郡太守，屯据江陵；程普领江夏太守，治沙羡；吕范领彭泽太守；吕蒙领导阳令。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，领徐州牧。会刘琦卒，权以备领荆州牧，周瑜分南岸地以给备。备立营于油口，改名公安。权以妹妻备。妹才捷刚猛，有诸兄风，侍婢百余人，皆执刀侍立，备每入，心常凛凛。

曹操密遣九江蒋幹往说周瑜。幹以才辨独步于江、淮之间，乃布衣葛巾，自托私行诣瑜。瑜出迎之，立谓幹曰：“子翼良苦，远涉江湖，为曹氏作说客邪？”因延幹，与周观营中，行视仓库、军资、器仗讫，还饮宴，示之侍者服饰珍玩之物。因谓幹曰：“丈夫处世，遇知己之主，外托君臣之义，内结骨肉之恩，言行计从，祸福共之，假使苏、张共生，能移其意乎？”幹但笑，终无所言。还白操，称瑜雅量高致，非言辞所能间也。

·史·

【译文】

汉献帝建安十四年（己丑，公元 209 年）

周瑜率军围攻曹仁一年有余，杀伤曹军甚多，曹仁弃城撤走。孙权任命周瑜兼任南郡太守，屯驻江陵；程普兼任江夏太守，将郡府设在沙羡；吕范兼任彭泽太守；吕蒙兼任寻阳县令。刘备向朝廷上表，推荐孙权代理车骑将军，兼任徐州牧。正在这时，刘琦去世，孙权让刘备兼任荊州牧，周瑜将荊州长江以南的地区分给刘备。刘备将军营设在南平郡的油口，并改名为公安。

孙权把妹妹嫁给刘备。孙权的妹妹才思敏捷，性情刚猛，有她兄长们的风度。她的侍婢一百余人，都手执利刀在旁边站着侍候。刘备每次进入内宅，心里都很恐惧。

曹操秘密派遣九江人蒋干去游说周瑜。蒋干以才能、机辩闻名于长江、淮河之间，没有人能胜过他。蒋干换上平民穿的布衣，戴上葛布制成的头巾，自称因故人交谊来看望周瑜，周瑜出来迎接他，站着对他说：“蒋子翼，你真是很辛苦，涉水远道而来，是为曹操做说客吗！”遂邀请蒋干进来，与他一同参观军营，巡视仓库、军用物资与武器装备之后，回来设宴款待蒋干，酒席间让蒋干看自己的侍女、服装、饰物以及各种珍贵的宝物，并对他说：“大丈夫生活在世上，遇到知己的君主，外表上有君臣关系，内心却情同骨肉，言听计从，有福共享，有难同当，即使苏秦、张仪重生，能转移他的心意吗！”蒋干只是笑，一直不谈私人关系之外的话。他回来向曹操汇报，称颂周瑜胸襟宽广，志向远大，不是言语所能挑拨离间的。

汉献帝建安十八年（癸巳，公元 213 年）

春，正月，曹操进军濡须口，号步骑四十万，攻破孙权江西营，获其都督公孙阳。权率众七万御之，相守月余。操见其舟船器仗军伍整肃，叹曰：“生子当如孙仲谋；如刘景升儿子，豚犬耳！”权为笺与操，说：“春水方生，公宜速去。”别纸言：“足下不死，孤不得安。”操语诸将曰：“孙权不欺孤。”乃彻军还。

益州从事广汉郑度闻刘备举兵，谓刘璋曰：“左将军悬军袭我，兵不满万，士众未附，军无辎重，野谷是资。其计莫若尽驱巴西、梓潼民内、涪水以西，其仓库野谷，一皆烧除，高垒深沟，静以待之。彼至，请战勿许。久无所资，不过百日，必将自走，走而击之，此必禽耳。”刘备闻而恶之，以问法正。正曰：“璋终不能用，无忧也。”璋果谓其群下曰：“吾闻拒敌以安民，未闻动民以避敌也。”不用度计。璋遣其将刘璡、冷苞、张任、邓贤、吴懿等拒备，皆败，退保绵竹；懿诣军降。璋复遣护军南阳李严、江夏费观督绵竹诸军，严、观亦率其众降于备。备军益强，分遣诸将平下属县。刘璡、张任与璋子循退守雒城，备进军围之。任勒兵出战于雁桥，军败，任死。

初，魏公操追马超至安定，闻田银、苏伯反，引军还。参凉州军事杨阜言于操曰：“超有信、布之勇，甚得羌、胡心；若大军还，不设备，陇上诸郡非国家之有也。”操还，超果率羌、胡击陇上诸郡县，郡县皆应之，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。超尽兼陇右之众，张鲁复遣大将杨昂助之，凡万馀人，攻冀城，自正月至八月，救兵不至。刺史韦康遣别驾阎温出，告急于夏侯渊，外围数重，温夜从水中潜出。明日，超兵见其迹，遣追获之。超载温诣城下，使告城中云：“东方无救。”温向城大呼曰：“大军不过三日至，勉之！”城中皆泣，称万岁。超虽怒，犹以攻城久不下，徐徐更诱温，冀其改意。温曰：“事君有死无二，而卿乃欲令长者出不义之言乎！”超遂杀之。已而外救不至，韦康太守欲降。杨阜号哭谏曰：“阜等率父兄子弟以义相励，有死无二，以为使君守此城。今奈何弃垂成之功，陷不义之名乎！”刺史、太守不听，开城门迎超。超入，遂杀刺史、太守，自称征西将军、领并州牧、督凉州军事。

魏公操使夏侯渊救冀，未到而冀败。渊去冀二百馀里，超来逆战，渊军不利。氐王千万反应超，屯兴国，渊引军还。会杨阜丧妻，就超求假以葬之。阜外兄天水姜叙为扶夷将军，拥兵屯历城。阜见叙及其母，歔欷悲甚。叙曰：“何为乃尔？”阜曰：“守城不能完，君亡不能死，亦何面目以视息于天下！马超背父叛君，虐杀州将，岂独阜之忧责，一州士大夫皆蒙其耻。君拥兵专制而无讨贼心，此赵盾所以书弑君也。超强而无义，多奸，易图耳。”

叙母慨然曰：“咄！伯奕，韦伯君遇难，亦汝之负，岂独义山哉！人谁不死，死于忠义，得其所也。但当速发，勿复顾我；我自为汝当之，不以余年累汝也。”叙乃与同郡赵昂、尹奉、武都李俊等合谋讨超，又使人至冀，结安定梁宽、南安赵衢使为内应。超取赵昂子月为质，昂谓妻异曰：“吾谋如是，事必万全，当奈月何？”异厉声应曰：“雪君父之大耻，丧元不足为重，况一子哉！”

九月，阜与叙进兵，入卤城，昂、奉据祁山，以讨超。超闻之，大怒，赵衢因谲说超，使自出击之。超出，衢与梁宽闭冀城门，尽杀超妻子。超进退失据，乃袭历城，得叙母。叙母骂之曰：“汝背父之逆子，杀君之桀贼，天地岂久容汝！而不早死，敢以面目视人乎！”超杀之，又杀赵昂之子月。杨阜与超战，身被五创。超兵败，遂南奔张鲁。鲁以超为都讲祭酒，欲妻之以女。或谓鲁曰：“有人若此，不爱其亲，焉能爱人！”鲁乃止。操封讨超之功，侯者十一人，赐杨阜爵关内侯。

【译文】

汉献帝建安十八年（癸巳，公元213年）

春季，正月，曹操大军攻到濡须口，号称步、骑兵四十万人，攻破孙权设在长江西岸的营寨，俘获孙权部下的都督公孙阳。孙权率领七万人抵抗曹军，两军相持一个多月。曹操看到孙权的战船、武器精良，军队阵容严整，叹息说：“生儿子应当像孙权，至于刘表的儿子，不过是猪狗！”孙权写信给曹操，说：“春水正要上涨，您应当赶快撤军。”另附的一张纸上写着：“您不死，我就不能安宁。”曹操对部将们说：“孙权不欺骗我。”于是撤军返回北方。

益州从事、广汉人郑度听到刘备起兵的消息，对刘璋说：“左将军刘备孤军深入，远道来袭，他部下士兵不到一万人，而且将士并未全心归附他，军队又没有辎重，只能靠抢掠田野的庄稼为食。因此，最好的办法是把巴西与梓潼境内的百姓全部驱赶到内水、涪水以西，把巴西与梓潼仓库中的粮食物资以及田野里的庄稼全部烧掉，高垒深沟，静待变化。刘备率军前来挑战，我们坚守不出。他们无处抢掠粮草，不过一百天，必然会自动撤退，等

他们后退时我们再出击，一定可以捉到刘备。”刘备听到消息后，十分忧虑，向法正询问对策，法正说：“刘璋最终不会采用郑度的计策，您不必担心。”刘璋果然对部下说：“我听说过抵抗敌人以保护百姓；从未听说要迁徙百姓来躲避敌人的。”不采用郑度的计策。

刘璋派部将刘璡、冷苞、张任、邓贤、吴懿等抵抗刘备，都被击败，退守绵竹，吴懿向刘备大军投降。刘璋又派护军南阳人李严、江夏人费观统帅驻在绵竹的各路军马，但李严、费观也率领自己的部下向刘备投降。刘备军队的势力更加强大，分派部下将领去占领周围各县。刘璡、张任与刘璋的儿子刘循退守雒城，刘备进军把雒城围住。张任率军出城，在雁桥与刘备军大战，张任军战败，张任战死。

当初，曹操追赶马超到安定，听到田银、苏伯起兵的消息，率军返回。参凉州军事杨阜对曹操说：“马超有韩信、英布那样的勇猛，很得羌人和胡人的信服，如果大军撤回，又不加以防备，陇山以西的各郡恐怕就不能再属于朝廷了。”曹操撤军后，马超果然率领羌人、胡人进攻陇山以西的各郡县，各郡县都起来响应，只有作为凉州州府及汉阳郡府所在地的冀城坚守不降。

马超兼并了陇山以西的所有部队，张鲁又派大将杨昂率军援助马超，共有一万余人，进攻冀城，从正月直攻到八月，朝廷救兵也没有到。凉州刺史韦康派别驾阎温出城向夏侯渊求救。马超军在冀城城外包围了好几层，阎温乘夜从水里秘密游出城去。第二天，马超部下士兵看到足迹，派人追踪，把阎温捉住。马超把阎温带到城下，命令阎温告诉城中守军说：“东方没有救兵。”阎温向城中大喊：“大军不过三天就会来到，你们努力坚守！”城中守军都流下眼泪，高呼万岁。马超虽然恼怒，但由于冀城很久攻不下，仍慢慢地进一步引诱阎温，希望他回心转意。阎温说：“奉事君主，只有一死，没有二心。而你竟想让长者说出那种违背道义的话吗！”马超于是钉死了阎温。

过了些时候，外面的救兵仍没有来，刺史韦康及太守打算投降，杨阜大哭着劝阻他们说：“我们率领父兄子弟，以大义互相勉励，誓死没有二心，就是为了协助你们守住此城。现在，怎么能放弃这即将得到的功勋，陷入不义的罪名呢？”刺史、太守不听杨阜的劝阻，打开城门迎接马超。马超入城后，就杀死刺史、太守，自称征西将军，兼任并州牧、督凉州军事。

曹操命令夏侯渊率军援救冀城，还没到达，冀城已经投降。夏侯渊离冀城还有二百余里时，马超出军迎战，夏侯渊作战失利。这时，氐王干万又起兵响应马超，驻军在略阳郡的兴国，夏侯渊率军撤回。

正在这时，杨阜的妻子去世，杨阜向马超请假去安葬妻子。杨阜的表兄、天水人姜叙担任抚夷将军，率军驻在历城。杨阜见到姜叙和姜叙的母亲，抽泣不止，十分悲痛。姜叙说：“你为什么这样悲痛？”杨阜说：“守城而没能守住，长官被杀而不能同死，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！马超背叛父亲与皇上，残酷杀死本州的长官，这岂是我杨阜一个人忧心自责的问题，一州的士大夫都因此蒙受到耻辱。你拥有重兵，受命全权管理这一地区，而没有讨伐逆贼之心，从前，赵盾正是因为这样做而被史官记载为弑君的。马超虽然强大，但不讲道义，弱点很多，容易对付。”姜叙的母亲慨然说：“好了！姜叙，韦刺史遇难，也有你的责任，难道只是杨阜一个人吗？谁能不死，能死于忠义，就是死得其所。你只应快些行动，不要再管我；我自会为你担当，不会以我的余年牵累你。”姜叙就与同郡人赵昂、尹奉、武都人李俊等人共同商议讨伐马超，又派人到冀城结交安定人梁宽、南安人赵衡，让他们做内应。马超命令赵昂交出儿子赵月作为人质，赵昂对妻子士异说：“我们已经如此谋划，事情一定能成功，应当把赵月怎么办？”士异厉声回答：“能昭雪君父的大耻，就是掉脑袋也不足惜，何况一个儿子！”

九月，杨阜与姜叙进兵，进入卤城，赵昂、尹奉占据祁山，以讨伐马超。马超听到消息，大怒，赵衡乘势编造理由，劝马超自己率军去进攻杨阜等人。马超出城后，赵衡与梁宽等关闭冀城城门，把马超的妻子儿女全部杀死。马超进退失据，便袭击历城，捉到姜叙的母亲。姜叙的母亲痛骂马超说：“你这个背叛父亲的逆子，杀害长官的恶贼，天地岂能长久容你，你不早死，还敢见人！”马超杀死她，又把赵昂的儿子赵月杀死。杨阜与马超大战，身受五处重伤。马超被杨阜等打败，就向南投奔张鲁。张鲁任命马超为都讲祭酒，打算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马超。有人对张鲁说：“像这样的人，不爱自己的父母，怎么能爱别人！”张鲁才打消嫁女的念头。曹操封赏讨伐马超的功臣，封十一个人为侯爵，杨阜被封为关内侯。

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（丁酉，公元217年）

初，魏王操娶丁夫人，无子；妾刘氏，生子昂；卞氏生四子：丕、彰、植、熊。王使丁夫人母养昂。昂死于穰，丁夫人哭泣无节，操怒而出之，以卞氏为继室。植性机警，多艺能，才藻敏赡，操爱之。操欲以女妻丁仪，丕以仪目眇，谏止之。仪由是怨丕，与弟黄门侍郎廙及丞相主簿杨修，数称临菑侯植之才，劝操立以为嗣。修，彪之子也。操以函密访于外，尚书崔琰露板答曰：“《春秋》之义，立子以长。加五官将仁孝聪明，宜承正统，琰以死守之。”植，琰之兄女婿也。尚书仆射毛玠曰：“近者袁绍以嫡庶不分，覆宗灭国。废立大事，非所宜闻。”东曹掾邢颙曰：“以庶代宗，先世之戒也，愿殿下深察之。”丕使人问太中大夫贾诩以自固之术。诩曰：“愿将军恢崇德度，躬素士之业，朝夕孜孜，不违子道，如此而已。”丕从之，深自砥砺。它日，操屏人问诩，诩嘿然不对。操曰：“与卿言，而不答，何也？”诩曰：“属有所思，故不即对耳。”操曰：“何思？”诩曰：“思袁本初、刘景升父子也。”操大笑。操尝出征，丕、植并送路侧，植称述功德，发言有章，左右属目，操亦悦焉。丕怅然自失，济阴吴质耳语曰：“王当行，流涕可也。”及辞，丕涕泣而拜，操及左右咸歔欷，于是皆以植多华辞而诚心不及也。植既任性而行，不自雕饰，五官将御之以术，矫情自饰，宫人左右并为之称说，故遂定为太子。

法正说刘备曰：“曹操一举而降张鲁，定汉中，不因此势以图巴、蜀，而留夏侯渊、张郃屯守，身遽北还，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，必有内有忧逼故耳。今策渊、郃才略，不胜国之将帅，举众往讨，必可克之。克之之日，广农积谷，观衅伺隙，上可以倾覆寇敌，尊奖王室；中可以蚕食雍、凉，广拓境土；下可以固守要害，为持久之计。此盖天以与我，时不可失也。”备善其策，乃率诸将进兵汉中，遣张飞、马超、吴兰等屯下辨。魏王操遣都护将军曹洪拒之。

【译文】

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（丁酉，公元217年）

当初，魏王曹操娶丁夫人，没有生儿子。妾刘氏生下儿子曹昂；卞氏生

下四个儿子：曹丕、曹彰、曹植、曹熊。曹操让丁夫人以母亲的名义抚养曹昂；曹昂死在穰城，丁夫人哭泣得不能自制，曹操气忿之下，休了丁夫人，以卞氏继为正妻。曹植生性机警，很有能力，才华横溢而敏捷多智，曹操很爱他。曹操要把女儿嫁给丁仪为妻，曹丕因为丁仪一只眼小，劝阻了曹操。丁仪因此怨恨曹丕，和弟弟黄门侍郎丁廙，以及丞相主簿杨修等，多次称临菑侯曹植的才干，劝曹操立他为继承人。杨修本是杨彪的儿子。曹操用信秘密探访外面对立继承人的看法。尚书崔琰用不封口的信答复说：“按照《春秋》之义，应立长子。而且五官将曹丕仁厚、忠孝、聪明，应做继承人，我的看法至死不变。”曹植是崔琰哥哥的女婿。尚书仆射毛玠说：“前不久，袁绍因嫡亲、旁支不分，宗族和国土都遭覆灭。废立继承人的大事，不是臣子所应听到的。”东曹掾邢颙说：“以旁支代替正统继承人，是先世的戒条，希望殿下深入考虑。”曹丕派人向太中大夫贾诩询问巩固自己地位的方法。贾诩说：“愿将军您能发扬德性和气度，亲身去做寒素之人的事情，早晚孜孜不倦，不违背做儿子应该遵守的规矩，这样就可以了。”曹丕听从了贾诩的话，暗自深深地磨炼自己。一天，曹操命众人退下，询问贾诩，贾诩默然不答。曹操说：“我与你说话，你却不回答，这是为什么？”贾诩说：“我正在考虑，所以没有立即回答您。”曹操说：“你考虑什么？”贾诩回答说：“我是在想袁绍、刘表两对父子。”曹操听了，大笑起来。

一次，曹操带兵出征，曹丕和曹植共同送到路旁，曹植称颂曹操的功德，出口成章，旁边的人都瞩目赞赏，曹操自己也很高兴。曹丕感到惆怅，若有所失，济阴人吴质在他耳边说：“魏王即将上路的时候，流泪哭泣即可。”等到辞行时，曹丕哭着不拜，曹操和部属们都很伤感。因此，大家都认为曹植华丽的辞藻多而诚心不及曹丕。曹植既然做事任性，言行不加掩饰，而曹丕则施用权术，掩盖真情，自我矫饰，宫中的人和曹操部属大多为他说好话，所以最终被立为太子。

法正向刘备建议说：“曹操一举收降了张鲁，占据汉中，不借助这个有利时机进攻巴、蜀两地，却留夏侯渊、张郃驻守汉中，自己急速北返，这样做并非是他才智不够，而是力量不足，必将有内忧的缘故。现在估量夏侯渊、张郃的才能，比不上我们的将领，如举兵进攻，一定可以取胜。夺取汉

·史·

中后，广开农田，积蓄粮草，等待有可乘之机。如此，上可以将曹操彻底击败，恢复皇室的权威；次之可蚕食雍、凉二州，拓展我们的疆土；最次也可以据险固守，与曹操长期对峙。这是上天的赐与，时机不可丧失。”刘备赞同法正的策略，于是率将领进军汉中，派张飞、马超、吴兰等驻军下辨。魏王曹操派都护将军曹洪拒敌。

二十四年（己亥，公元219年）

初，夏侯渊战虽数胜，魏王操常戒之曰：“为将当有怯弱时，不可但恃勇也。将当以勇为本，行之以智计；但知任勇，一匹夫耳。”及渊与刘备相拒逾年，备自阳平南渡沔水，缘山稍前，营于定军山。渊引兵争之。法正曰：“可击矣。”备使讨虏将军黄忠乘高鼓噪攻之，渊军大败，斩渊及益州刺史赵顗。张郃引兵还阳平。是时新失元帅，军中扰扰，不知所为。督军杜袭与渊司马太原郭淮收敛散卒，号令诸军曰：“张将军国家名将，刘备所惮。今日事急，非张将军不能安也。”遂权宜推郃为军主。郃出，勒兵按陈，诸将皆受郃节度，众心乃定。明日，备欲渡汉水来攻；诸将以众寡不敌，欲依水为陈以拒之。郭淮曰：“此示弱而不足挫敌，非算也。不如远水为陈，引而致之，半济而后击之，备可破也。”既陈，备疑，不渡。淮遂坚守，示无还心。以状闻于魏王操，操善之，遣使假郃节，复以淮为司马。

三月，魏王操自长安出斜谷，军速要以临汉中。刘备曰：“曹公虽来，无能为也，我必有汉川矣。”乃敛众拒险，终不交锋。操运米北山下，黄忠引兵欲取之，过期不还。翊军将军赵云将数十骑出营视之，值操扬兵大出，云猝与相遇，遂前突其陈，且斗且却。魏兵散而复合，追至营下，云入营，更大开门，偃旗息鼓。魏兵疑云有伏，引去；云雷鼓震天，惟以劲弩于后射魏兵。魏兵惊骇，自相蹂践，堕汉水中死者甚多。备明旦自来，至云营，视昨战处，曰：“子龙一身都为胆也！”操与备相守积月，魏军士多亡。夏，五月，操悉引出汉中诸军还长安，刘备遂有汉中。

秋，七月，刘备自称汉中王，设坛场于沔阳，陈兵列众，群臣陪位，读奏讫，乃拜受玺綬，御王冠。因驿拜章，上还所假左将军、宜城亭侯印綬。立子禅为王太子。拔牙门将军义阳魏延为镇远将军，领汉中太守，以镇汉

·史·

川。备还治成都，以许靖为太傅，法正为尚书令，关羽为前将军，张飞为右将军，马超为左将军，黄忠为后将军，馀皆进位有差。遣益州前部司马犍为费诗即授关羽印授，羽闻黄忠位与己并，怒曰：“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！”不肯受拜。诗谓羽曰：“夫立王业者，所用非一。昔萧、曹与高祖少小亲旧，而陈、韩亡命后至；论其班列，韩最居上，未闻萧、曹以此为怨。今汉中王以一时之功隆崇汉室；然意之轻重，宁当与君侯齐乎！且王与君侯譬犹一体，同休等戚，祸福共之。愚谓君侯不宜计官号之高下、爵禄之多少为意也。仆一介之使，衔命之人，君侯不受拜，如是便还，但相为惜此举动，恐有后悔耳。”羽大感悟，遽即受拜。

孙权攻合肥。时诸州兵戍淮南。扬州刺史温恢谓兗州刺史裴潜曰：“此间虽有贼，然不足忧。今水潦方生，而子孝县军，无有远备，关羽骁猾，正恐征南有变耳。”已而关羽果使南郡太守麋芳守江陵，将军傅士仁守公安，羽自率众攻曹仁于樊。仁使左将军于禁、立义将军庞德等屯樊北。八月，大雨，汉水溢，平地数丈，于禁等七军皆没。禁与诸将登高避水，羽乘大船就攻之，禁等穷迫，遂降。庞德在堤上，被甲持弓，箭不虚发，自平旦力战，至日过中，羽攻益急；矢尽，短兵接，德战益怒，气愈壮，而水漫盛，吏士尽降。德乘小船欲还仁营，水盛船覆，失弓矢，独抱船覆水中，为羽所得，立而不跪。羽谓曰：“卿兄在汉中，我欲以卿为将，不早降何为！”德骂羽曰：“竖子，何谓降也！魏王带甲百万，威振天下。汝刘备庸才耳，岂能敌邪！我宁为国家鬼，不为贼将也！”羽杀之。魏王操闻之流涕曰：“吾知于禁三十年，何意临危处难，反不及庞德邪！”封德二子为列侯。羽急攻樊城，城得水，往往崩坏，众皆惶惧。或谓曹仁曰：“今日之危，非力所支，可及羽围未合，乘轻船夜走。”汝南太守满宠曰：“山水速疾，冀其不久。闻羽遣别将已在郊下，自许以南，百姓扰扰，羽所以不敢遂进者，恐吾军掎其后耳。今若遁去，洪河以南，非复国家有也，君宜待之。”仁曰：“善！”乃沉白马与军人盟誓，同心固守。城中人马才数千人，城不没者数板。羽乘船临城，立围数重，外内断绝。羽又遣别将围将军吕常于襄阳。荊州刺史胡修、南乡太守傅方皆降于羽。

初，鲁肃尝劝孙权以曹操尚存，宜且抚辑关羽，与之同仇，不可失也。

及吕蒙代肃屯陆口，以为羽素骁雄，有兼并之心，且居国上流，其势难久，密言于权曰：“今令征虏守南郡，潘璋守白帝，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，应敌所在，蒙为国家前据襄阳，如此，何忧于操，何赖于羽！且羽君臣矜其诈力，所在反覆，不可以腹心待也。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，以至尊圣明，蒙等尚存也。今不于强壮时图之，一旦僵仆，欲复陈力，其可得邪！”权曰：“今欲先取徐州，然后取羽，何如？”对曰：“今操远在河北，抚集幽、冀，未暇东顾，徐土守兵，闻不足言，往自可克。然地势陆通，骁骑所骋，至尊今日取徐州，操后旬必来争，虽以七八万人守之，犹当怀忧。不如取羽，全据长江，形势益张，易为守也。”权善之。权尝为其子求昏于羽，羽骂其使，不许昏；权由是怒。及羽攻樊，吕蒙上疏曰：“羽讨樊而多留备兵，必恐蒙图其后故也。蒙常有病，乞分士众还建业，以治疾为名，羽闻之，必撤备兵，尽赴襄阳。大军浮江昼夜驰上，袭其空虚，则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。”遂称病笃。权乃露檄召蒙还，阴与图计。蒙下至芜湖，定威校尉陆逊谓蒙曰：“关羽接境，如何远下，后不当可忧也？”蒙曰：“诚如来言，然我病笃。”逊曰：“羽矜其骁气，陵轹于人，始有大功，意骄志逸，但务北进，未嫌于我；有相闻病，必益无备。今出其不意，自可禽制。下见至尊，宜好为计。”蒙曰：“羽素勇猛，既难为敌，且已据荆州，恩信大行，兼始有功，胆势益盛，未易图也。”蒙至都，权问：“谁可代卿者？”蒙对曰：“陆逊意思深长，才堪负重，观其规虑，终可大任；而未有远名，非羽所忌，无复是过也。若用之，当今外自韬隐，内察形便，然后可克。”权乃召逊，拜偏将军、右部督，以代蒙。逊至陆口，为书与羽，称其功美，深自谦抑，为尽忠自托之意。羽意大安，无复所嫌，稍撤兵以赴樊。逊具启形状，陈其可禽之要。羽得于禁等人马数万，粮食乏绝，擅取权湘米；权闻之，遂发兵袭羽。权欲令征虏将军孙皎与吕蒙为左右部大督，蒙曰：“若至尊以征虏能，宜用之；以蒙能，宜用蒙。昔周瑜、程普为左右部督，督兵攻江陵，虽事决于瑜，普自恃久将，且俱是督，遂共不睦，几败国事，此目前之戒也。”权寤，谢蒙曰：“以卿为大督，命皎为后继可也。”

魏王操之出汉中也，使平寇将军徐晃屯宛以助曹仁；及于禁陷没，晃前至阳陵陂。关羽遣兵屯偃城，晃既到，诡道作都堑，示欲截其后，羽兵烧屯

走。晃得偃城，连营稍前。操使赵俨以议郎参曹仁军事，与徐晃俱前，馀救兵未到；晃所督不足解围，而诸将呼责晃，促救仁。俨谓诸将曰：“今贼围素固，水潦犹盛，我徒卒单少，而仁隔绝，不得同力，此举适所以敝内外耳。当今不若前军逼围，遣谋通仁，使知外救，以励将士。计北军不过十日，尚足坚守，然后表里俱发，破贼必矣。如有缓救之戮，馀为诸君当之。”诸将皆喜。晃营距羽围三丈所，作地道及箭飞书与仁，消息数通。孙权为笺与魏王操，请以讨羽自效，及乞不漏，令羽有备。操问群臣，群臣咸言宜密之。董昭曰：“军事尚权，期于合宜。宜应权以密，而内露之。羽闻权上，若还自护，围则速解，便获其利。可使两贼相对衡持，坐待其敝。秘而不露，使权得志，非计之上。又，围中将吏不知有救，计粮怖惧。傥有他意，为难不小。露之为便。且羽为人强梁，自恃二城守固，必不速退。”操曰：“善！”即敕徐晃以权书射著围里及羽屯中，围里闻之，志气百倍；羽果犹豫不能去。魏王操自雒阳南救曹仁，群下皆谓：“王不亟行，今败矣。”侍中桓阶独曰：“大王以仁等为足以料事势不也？”曰：“能。”“大王恐二人遗力邪？”曰：“不然。”“然则何为自往？”曰：“吾恐虏众多，而徐晃等势不便耳。”阶曰：“今仁等处重围之中而守死无贰者，诚以大王远为之势也。夫居万死之地，必有死争之心。内怀死争，外有强救，大王案六军以示馀力，何忧于败而欲自往？”操善其言，乃驻军摩陂，前后遣殷署、朱盖等凡十二营诣晃。关羽围头有屯，又别屯四冢，晃乃扬声当攻围头屯而密攻四冢。羽见四冢欲坏，自将步骑五千出战；晃击之，退走。羽围堑鹿角十重，晃追羽，与俱入围中，破之，傅方、胡修皆死，羽遂撤围退，然舟船犹据沔水，襄阳隔绝不通。

吕蒙至寻阳，尽伏其精兵艤艤中，使白衣摇橹，作商贾人服，昼夜兼行。羽所置江边屯候，尽收缚之，是故羽不闻知。麋芳、傅士仁素皆嫌羽轻己，羽之出军，芳、仁供给军资不悉相及，羽言：“还，当治之！”芳、仁咸惧。于是蒙令故骑都尉虞翻为书说仁，为陈成败，仁得书即降。翻谓蒙曰：“此谲兵也，当将仁行，留兵备城。”遂将仁至南郡。麋芳城守，蒙以仁示之，芳遂开门出降。蒙入江陵，释于禁之囚，得关羽及将士家属，皆抚慰之，约令军中：“不得干历人家，有所求取。”蒙麾下士，与蒙同郡人，取民

·史·

家一笠以覆官铠；官铠虽公，蒙犹以为犯军令，不可以乡里故而废法，遂垂涕斩之。于是军中震栗，道不拾遗。蒙旦暮使亲近存恤耆老，问所不足，疾病者给医药，饥寒者赐衣粮。羽府藏财宝，皆封闭以待权至。

关羽闻南郡破，即走南还。曹仁会诸将议，咸曰：“今因羽危惧，可追禽也。”赵俨曰：“权邀羽连兵之难，欲掩制其后，顾羽还救，恐我乘其两疲，故顺辞求效，乘衅因变以观利钝耳。今羽已孤进，更宜存之以为权害。若深入追北，权则改虞于彼，将生患于我矣，王必以此为深虑。”仁乃解严。魏王操闻羽走，恐诸将追之，果疾敕仁如俨所策。

关羽数使人与吕蒙相闻，蒙辄厚遇其使，周游城中，家家致问，或手书示信。羽人还，私相参讯，咸知家门无恙，见待过于平时，故羽吏士无斗心。

关羽自知孤穷，乃西保麦城。孙权使诱之，羽伪降，立幡旗为象人于城上，因遁走，兵皆解散，才十馀骑。权先使朱然、潘璋断其径路。十二月，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于章乡，斩之，遂定荆州。

吕蒙未及受封而疾发，权迎置于所馆之侧，所以治护者万方。时有加鍼，权为之惨慙。欲数见其颜色，又恐劳动，常穿壁瞻之，见小能下食，则喜顾左右言笑，不然则咄嗟，夜不能寐。病中瘳，为下赦令，群臣毕贺，已而竟卒，年四十二。权哀痛殊甚，为置守冢三百家。权后与陆逊论周瑜、鲁肃及蒙曰：“公瑾雄烈，胆略兼人，遂破孟德，开拓荆州，邀焉寡俦。子敬因公瑾致达于孤，孤与宴语，便及大略帝王之业，此一快也。后孟德因获刘琮之势，张言方率数十万众水步俱下，孤普请诸将，咨问所宜，无适先对；至张子布、秦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，子敬即驳言不可，劝孤急呼公瑾，付任以众，逆而击之，此二快也。后虽劝吾借玄德地，是其一短，不足以损其二长也。周公不求备于一人，故孤忘其短而责其长，常以比方邓禹也。子明少时，孤谓不辞剧易，果敢有胆而已；及身长大，学问开益，筹略奇至，可以次于公瑾，但言议英发不及之耳。图取关羽，胜于子敬。子敬答孤书云：‘帝王之起，皆有驱除，羽不足忌。’此子敬内不能办，外为大言耳，孤亦恕之，不苟责也。然其作军屯营，不失令行禁止，部界无废负，路无拾遗，其法亦美矣。”

·史·

【译文】

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（己亥，公元219年）

当初，夏侯渊虽然多次打胜仗，魏王曹操却经常告诫他说：“作为将领有胆怯的时候，不能单凭勇猛。将领应当以勇敢为根本，但在行动时要依靠智慧和计谋；仅仅依靠勇敢，只能敌得过一名普通人罢了。”后来，夏侯渊与刘备对峙了一年有余，刘备从阳平关向南，渡过沔水，顺着山势稍微前行，在定军山扎下营盘。夏侯渊率兵争夺定军山。法正说：“可以发动攻击了。”刘备派讨虏将军黄忠率军居高临下，擂鼓呐喊，发动进攻，夏侯渊的军队大败，夏侯渊和益州刺史赵颙被杀。张郃率军退回阳平。此时，曹军新失统帅，军中人心惶惶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督军杜袭和夏侯渊的司马、太原人郭淮集合散乱的兵卒，对各营将士发出号令：“张郃将军是国家的名将，为刘备所惧怕；如今军情紧迫，只有在张将军的指挥下才能转危为安。”便临时推举张郃为军中主帅。张郃出来统率军队，巡视阵地，将领们都接受张郃的指挥，军心才安定下来。第二天，刘备打算渡过汉水发动攻击；曹军将领们认为寡不敌众，准备依凭汉水列阵抵抗。郭淮说：“这是向敌人示弱，而不能挫败敌人，不是好计策。不如远离汉水列阵，把敌人吸引过来，等他们渡过一半后，我们再出击，就可以打败刘备。”曹军列好阵势，刘备产生怀疑，命令不要渡河。郭淮便坚守阵地，表明曹军没有撤退之心。郭淮等人把情况上报魏王曹操，曹操很同意他们的作法，派使者把符节授予张郃，仍任命郭淮为司马。

三月，魏王曹操从长安出发，穿过斜谷，派兵据守险要之处，以便大军顺利到达汉中。刘备说：“曹公虽然亲自前来，也起不了什么作用，我一定要占有汉川。”便集结军队，占据险要阻拦，始终不与曹军交战。曹军在北山下运送粮米，黄忠率军企图夺取，超过约定的时间不见回转。翊军将军赵云率领骑兵数十人出营查看，恰巧曹操大军出动，赵云与敌人猝然相遇，便冲击敌阵，且战且退。曹军散开后再度汇合，追至赵云的军营前，赵云进入军营，又大开营门，偃旗息鼓。曹军怀疑营中有埋伏，便撤退了。赵云命令擂起战鼓，鼓声震天，却只以强弩在后面射杀曹兵。曹军非常惊骇，自相践